

白毛

顾文显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目录

精神/1
特殊教育/2
我的老妻/4
墨宝/6
难忘的新年/8
谎言/9
豆腐事件/11
蛇杀/12
矿长/14
壮举/15
抠/17
新寓言/18
假币/20
换铺/22
卖雪糕的的奶奶/24
哑嫂/25
医生/26
称呼/27
家恨 国仇/28
宿怨/30
骨气/32
打呼噜/34
老党员/36
老师/37
大姐，放心/39
朋友/41
女人/43
伏雨/45
小葱/47
看天池/48
瓶子/50
四个苹果/52
白色的玻璃球/53
总裁和更夫/55
白毛/56
洞/58
哭嫁/60
话谜/62
经验/64
大脚/66
影谜/68

表/70
老诈/72
匣子/74
歌王/76
普通话/77
小多/80
错误/81
花误/82
才子和佳人/83
同车/84
说谎/85
装/87
戏/88
夜色多美好/89
机敏/91
恭喜发财/92
让我说啥好/94
无本发财生意经/95
念头/97
骗/98
八方进财/99
生意朋友/101
比鬼难缠/102
帮忙/103
肚量/104
污染/106
月光下/107
月光下/109
卖钢琴逸事/110
英雄的故事/111
厂长，放心/113
选票/115
结论/116
误会/118
评诗/119
故事/120
趋光/122
对号入座/124
汇报/125
蚊子/126
评先进/128
特泉/129
5 元钱/130
思维方式/131

效果/132
脱俗/134
大师出世/136
巧合/138
小说效应/139
救火/141
一拳打个官儿当/143
老谭/145
楼盖维修工程/147
形式主义/149
选举代表/151
适从/152
视觉智商/153
生病/154
自尊/156
人言/157
确实有意/159
这事有人管/161
想法发财/163
钥匙的烦恼/165
流泪的答卷/168
苹果柿子秤/170
毛病/171
门/172
南方人与北方人/174
锅的故事/175
改/177
个头儿/178
恶梦/180
大票/182
船老大/183
半壳鸭蛋/185
除夕体己话/186
人·狗/187
假和真/188
长生不老悲喜剧/189
换种说法/190
爱情考验/191
爸爸和儿子/192
药力/193
丈夫和男子汉/194
修塔/196
拖地/198

精神

谁知是哪个不小心，一膀子把那家伙蹭掉到地下，借着惯力，滴溜溜转至地中间，口就开了，噗噜噗噜冒白沫儿，吓煞个人！

新开的井口，连工棚都是简易的，矿工们装束好了，下井之前挤在这简易工棚里，都年青、好疯，闹得小偏厦地动山摇，就闹出这桩事来。

冷不丁把众人吓得哄地散开，一愣，又渐渐地明白，知道原来是灭火器，就都站住，等头或哪个懂行的去拾起，关上，不就结了？

也就是一愣神的工夫，箭一般地从人堆里射过一个人去，一头扑在那冒白沫的灭火器上。他不懂怎样关闭，只用手拼命去堵，身子死死地压在那物件上，一边火烧火燎地冲大伙喊：“快！快跑嘛你们！”

这是个小合同工，刚从农村招上来不到两个月。

看他那认真样儿，大伙笑得前仰后合。

小合同工更急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还不滚开，要死呀你们？”

大伙儿更是大笑，连个灭火器都不认识！

忽然笑声一家伙咬住，井长来了。

井长过去把灭火器关上，看着已经自己爬起来的小合同工，那小脸弄得一塌糊涂。井长忍不住也笑了，他和蔼地问：

“小伙子，你这是表演哪路功夫？”

小合同工脸腾地红了，赶紧扭向一边：“操，我当它要爆炸呢。”

井长的神色立即严肃起来。

几天后，井长跟矿长汇报，谈到那个小合同工，并要求给他转正，井长说：“我一定要留住他，就冲这种精神！”

井长说这话时，满脸是泪！

特殊教育

阿骄炒了老板的鱿鱼，回到家里壮着胆子跟他爸爸发火。他这把算是豁出来了，

阿骄的爸爸名字叫陈县长，满县城的人都这么叫。陈县长忙于政务，大约是疏忽了对儿子的教育，所以阿骄高考落榜。老子又不肯给儿子走后门安排个工作，逼得阿骄各饭店打工，学上灶。阿骄年轻火气大，看着老板们那颐指气使的熊样子，就想不服劲，不服，老板不能辞职吧，只能阿骄卷行李回家。

“我妈没了，你就考虑你自己的仁途，惟独不管儿子死活，纯粹政治家的风度。那好，我今天不怕你啦，要打要闹请便，反正活着也给您老人家现眼——早晚人家不会不知道，县长的儿子给人家扛活！看我刘伯（县委书记），儿子当两年大头兵，回来给局长开车；看我高叔（组织部长），儿子分数比我低，人家办北京去念本科啦！瞅瞅您，早晚必受孤立。谁拥护这样的领导呀，六亲不认，何况他人！连自己儿子都不能保护的人，你跟他卖命能赚几个大子儿？”

陈县长让儿子噎得说不上话来。他清楚这词儿准是阿骄他舅教的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到窗前看了看外面，确实没人偷听，就回身压低声音对儿子说：“你这孩子，让我说你啥才好呢？怪不得学习上不去。爸爸能不关心你吗？只是机会未成熟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在机关管理局给你留好了位置。那工作咋样？可你看你，连个上灶的都当不明白，让我无法开口呀。”

“老爸，您不早说，我保证干好，绝不可能给您抹黑！”阿骄兴奋得脸放红光，其实他自己也明白，他那点水平，只配伺候人，官是当不了的。

陈县长这一夜很认真地跟儿子说了半宿体己话。第二天，阿骄欢天喜地地去了邻市。陈县长不许儿子在自己眼皮底下干事，也不准儿子张扬老子当县长。那样，他的下属肯定会拐弯磨角地帮他的倒忙。

阿骄在新老板那儿这回干得特卖力。干好了，回家端铁饭碗去。尽管这老板其实比原来那几位更狠更凶，但阿骄不在乎他。阿骄什么前程？喊。他拼出命来学技术，一定要混出个人模样来，否则，将来老爸也不也说话呀。

阿骄哈下腰一干就是三年。阿骄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。这阶段死老板没少找他的毛病，一有冲突就撵他走人，甚至把他的行李卷儿给扔到马路上。阿骄不上这当，他跟老子有一千三年不动窝的君子协议呢，他笑哈哈地把行李又捡回来，说：“老板，您这人还真当回事啦？”老板也让他弄得哭笑不得。

阿骄最终成了老板的得力助手。老板说，没见过这样有涵养的小伙子。他把看家本事全传给了阿骄，使他成为那座城市很有名的烹调新秀，熟人见了莫不点头哈腰叫：陈师傅。

陈县长穿旧衣、坐公汽来看儿子，表情上就十二分的满意。可阿骄并不太买他的帐：“爸，您回去安心走仁途吧。那铁饭碗我不想端了。您看刘伯的儿子，他爸一退，立刻精简了下来；高叔的儿子书没念到头，还拐带他爸受处分……实话说了吧，您早晚也得退下来，再说，那个破工作如今我真不屑得干了！”

陈县长的眼圈儿立时红了：“那一天可以向你妈交差啦。国家、咱家都不需要躺在父母身上等饭吃的孬种！也实话说了吧，今秋我就是二线；也再说，那个工作压根就不存在！”

我的老妻

从山里调到市区工作，为买房我们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，累得老妻一天到晚满市区跑，仍然赚不着钱，她就总说，都是我没文化。我假意说，讲这些有什么用，看你累得。

妻仿佛获得了极大的安慰和奖赏，第二天就更加拼命干活。有时守着这么个干活的机器人心里也免不了腻味，想甩，没借口。唉，憋屈着熬一生得了。

有一次我去极偏僻的山沟里采风。刚住下，有人领着她气喘嘘嘘地找了来，我惊得闭不上嘴。妻拿出一封信，交给我：“不知道这里电话，怕误了你的事……”我一看，气得封都没拆：“这东西我收得多啦，有些损人儿要赚钱，勾引你去开笔会，给他们交费。你呀你。”

就是这么个没文化的主儿，你不认，能行？

女儿嫁出，屋子里只闪下作家跟文盲俩。我们没话啊。后来，我遇上位红粉知己，情人是才女加美人儿，心里也就平衡了些，咱外遇不拆家，够意思吧。

妻去市场进货，让人从汽车上挤下来，摔得很重。出院后记忆大减退，我有些可怜她，毕竟多少年的夫妻啦。我说：“你不必去卖菜了，日子累不成那样嘛。”她不。道是在家里闲得要生病，我也就不再管。

接下来，她的头常常疼得厉害，有时夜半醒来，见她疼得下地来回走，就训她：“你不能到医院看看，又不是小孩子。”过后，也便把这事扔在了脑后，我忙。

直到有一天妻昏倒在地上我才有些着急，我那天跟情人玩得特开心，回想起来，内疚得慌，咱不是那种良心泯灭的人。我送她去医院，结果使我大吃一惊：她是癌症晚期，活不了多久啦，我的老妻！

我这才挖空心思求医问药，这边还得稳住她瞒住她，精神支柱很重要啊。想想她这点年纪，本不该匆匆便走了的，内心也就十分难受。而妻虽然有些疼痛，可精神依然乐观，她说，这一辈子没白活，遇上个高档次的丈夫，足了。

某天，一个江湖医生敲开我家的门，说是专治疑难病症，口口声声要包治我妻的病，开价3千。我怕他讲出那个“癌”字来，便说：“2千吧，我们肯定治。”我是痛下决心的。说实话，钱用在一个绝症人身上，等于白白把钱打了水漂儿。可是妻插嘴道：“你明天来吧，咱俩好好商量商量。”我想，一个人求生的欲望竟然如此强烈，到了愚昧的程度，本来她就没文化嘛。但是，不能拂了她这点最后的要求呀。刚刚收到一个去广西开笔会的通知，还是对方出资。忙着张罗出门，我没精力过问这事，由她把这笔扔了算啦。

车票买好之后，看到妻给我准备了路上吃、用的东西，不禁想起来她治病的事。癌症原本是瞒着她的，装成充满希望的样子给点关怀也算那么回事。妻告诉我，她已经谈妥，1500元钱，并拿出几盒药让我看，我也就放心地南行了。

笔会结束回来，我先给情人打电话。她极严肃地说：“你爱人去世了，你不知道？”这怎么可能？扔下电话我直奔自己家。

屋子从来没有过的空荡：女儿在这里看家，妻的遗像镶着黑纱，挂于壁上。我万千滋味

一齐拱上心头，竟失声痛哭……

我问女儿：“你妈病危怎么不通知我？”

“妈不让。说你好不容易捞着那么个机会，她拖您一辈子啦，临死绝不想再害您，若是我通知您，她死也不闭眼。”

女儿说，其实她妈早就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，为怕我分心，瞒着我。那江湖郎中的事也是她导演的，怕我在途中上火。妻对女儿说，人到了这个份上，干什么还要浪费钱呢，得多想想活着的呀。女儿后面的话我听不进去了，一双泪眼只呆呆地盯着老妻留给我的“遗书”：

“你苦了大半背（辈）子，再找，一定得找个有文化的，要不，在那边（我）也不放心。”

我又哭了。放不放心的，我绝对不能按照她的遗嘱办事，哪怕到阴间跟她大吵一架也值。结婚 20 多年，我从未跟妻吵过嘴，主要是嫌跟她论不到一个层次上去……

墨宝

将军与日寇血战至弹尽粮绝，壮烈殉国，他的儿子才 5 岁。一晃 50 多年，作为将军遗孤和旅日华侨的刘先生风尘仆仆回到祖国，寻根认祖。

先生回乡，为报效祖国，也为了一桩心愿：严格地讲，他根本就未见到他的将军父亲。这些年一岁岁步入暮年，先生思父之心简直到了无法扼制的程度。哪怕有张照片看上一眼……但是烈士没能留下。然而，将军读过几年私塾，通文墨。他有一幅墨宝赠给过一个部下，也就是说，这墨宝散失在民间。至于墨宝是书是画，先生不知道也不在乎，见物如父。先生第一步举措是出资 100 万，求收藏者割爱。

小县城刹时间沸腾起来，真有些书画送到先生面前，至于来历，说得也有道理，或“文革”间遇难者托存，或自家先人收藏。刘先生一笑置之：“这不是。尽管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宝贝，然而绝不是这。”

“丢人！”孙膘子火啦，“他那鸟钱怎恁好用，勾得一个个脸和腩全不要啦！”雄赳赳直奔刘先生下榻处，竟看不出瘸来，冲人家道：“不用劳神啦。在我那儿。”

先生大喜：“只要是先父遗物，100 万绝非戏言。”

“钱？我缺得多啦，100 万哪到哪？这东西是师长送我的，怎么可以给你！”

“老人家，我刘某思亲之心太炽，请您给予同情。至于钱，我可以再添。反正回乡是捐资，我不吝惜。”

“不。”孙膘子登登登走了，扔下半句话，“你没资格。”

孙膘子确实跟将军干过，还当过贴身警卫。后来在恶战中被俘，幸没暴露身份，关够了，又放出来。彼时将军已殉国，部队也散了，他就种田；解放后差点弄成叛徒，结果白搭上一条腿，啥待遇没有，如今仍给人家打更。好在老东西身体壮实，80 多岁了依然硬梆得很，用他自己的话是“小日本打不死，要我的命可就不容易喽”。不过他处事跟正常人两路，气急了背后都叫他孙膘子，可怜他自己还不知道。

献墨宝的热一下子灭了火。对孙膘子那事，信的，说他膘劲儿又上来了；不信的，也说他膘劲儿又上来了。

刘先生寻根之心不泯啊，千方百计，官的私的都找了，老头一句话：“搜行，抢行，给不行。”

刘先生无奈，携妻子亲来孙瘸子的小趴趴屋：“老人家，我的确是将军的骨肉，政府可以做证……”

“不是这个。你看师长，怎么做的？你，跑到外国，还，还去了日，日本，你有什么资格？”

老孙头从一卷破烂里找出个油纸包，抖索索地打开。哦，政府官员，刘先生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将军的“墨宝”原来是用铅笔写在半张旧伪满报纸上的，大大小小“孙得胜同志 精忠报国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六日”！

官方陪同人员正尴尬之际，却听刘先生哽咽出声：“是了，是了。我确实没资格继承这墨宝……老人家，只此一眼，今生无憾矣，可是，我苦寻多年，绝不单为此遗墨，我在找一种精神一个人！如今我找到了……您得让我叫您一声‘爹’。”说着，刘先生肘一下夫人，两口子双双在肮脏的泥地上跪了下去……

难忘的新年

雅间高档、华丽、温暖而舒适。苏文老师被按在主宾座上，却如坐针毡。

今晚真诚相邀的大款朱葭是他十多年前教过的一个不起眼的学生，商海弄潮，衣锦还乡归来，难得他百忙中记得老师，难得他更记得今天是苏文 50 岁的生日，更让苏文既感动又不安的是，连市府秘书长这样踩一脚半个城市乱颤的伟人也只好坐他一侧陪衬。苏文老师差点要落下泪来，当年这个朱葭脑子笨，成绩不佳，隔三差五总挨他训斥呢。

丰盛的酒菜，热情的祝寿敬酒词，苏文老师心不在焉，仅仅机械的应付，他今夜有重大许诺没兑现呐。偏偏朱葭把他推到这个位置，众人要尊重东道主便首先要尊重他，头一回到这场面的苏老师真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谢谢朱葭啦，”苏老师觉得无论如何不应对这样一个诚实的学生讲假话，“其实，我待你不好，你说出名来后我老半天还没回忆起来，你本不该这样待我的。”苏老师这样说，秘书长赶紧说些朱葭人格的魅力之类的恭维话，他可以在苏文老师的顶头上司的上司教育局长面前挺胸腆肚，而当着朱葭这位京师大贾必须哈腰点头，真有点象酒桌上那虫子小鸡棒子老虎的游戏。

“老师言重啦。”朱葭起立抱拳，“我也经过十几位老师，不是哪位都惦记着，唯独忘不了的，就是您哪。——老师您其实不全了解学生。”

苏文坚持要辞席时，宴会也没了兴致，大家一同要撤。有个陪吃的看满桌子好菜几乎没动多少，便喊小姐，找方便袋装上一些，问大家“哪位家养狗，带回去，省得另费事。”

苏文老师立即说：“给我！”

众人就诧异，连老伴都养不住，咋反而弄条狗喂着？这老头。

苏文老师宁死不用车送，朱葭知他有为难事，不便相强，便由他提了剩菜踉踉跄跄晃进雪夜里。

他直奔学校。宿舍里有几名外地学生，矿工子女，家贫路远，新年不回家，留下了。苏文曾嘱咐他们：“今晚我和你们一同吃饭，听钟声。”

谁知许过愿后就被朱葭接了去，他方才食不甘味就是为的这几个孩子，他曾经咬牙要掏 50 元钱来丰富这几个苦孩子的餐桌，这下好了，方便袋里的菜肴值几百元呢。

学生们等苏老师已经几个小时，他们坚信老师一定有事耽搁了但保准会来。苏文一笑，“我捡了几样剩菜，同学们，现在咱们过年。”待大家七手八脚把“饭桌”摆满，苏老师缓缓地说：“今夜好寒酸。来，祝大家明年好运，从此不再过这样的年。”

“不，老师。”一个学生说，“我宁愿永远这样过年，老师，这样真好。”众人一起举起了水杯。

忽然，大家停住。寝室的门开了，朱葭带着几个人不知何时跟踪来到这里。

朱葭两眼潮潮地，趋前来双手抓住苏文一只胳膊：“老师，我错了。不是老师不了解我，是我远远不了解老师。”

谎言

见到老人，是去年冬天。

他瘦高瘦高，一脸倦容，开口说话，哈拉子偶尔便流出来，尤其那条破棉裤，裆胯处白花积满尿碱，是小解时滴上的。

我想，老人完了。

他不知道作家是什么大干部，听说来自市里，七十多岁的老人竟给我行了一个军礼！

不过是到这偏僻山村考察民风，派饭到他妹妹家，便遇上了这老人。村长有意无意地介绍，老头当年是抗联战士，打过日本鬼儿，会讲不少抗联故事，您当作家备不住听了有用。

是吗？稍一问老人，他竟然在靖宇将军身边担任要职。

我大吃一惊！这样历史的人应当在中央任职，损到家也得坐在省里，为什么弄成眼下这副模样？

老人说，日寇归堡子，把所有的百姓都强行集中成一大村一大村地看管起来。抗联队伍找不到粮食，战斗力减弱，军事上又受挫，根据当时形势，他受命率一批抗联战士将武器藏匿，分散转移。结果迷了路，饿昏在冰天雪地中，被日伪军俘虏，以后他们在一张什么纸上摁了指印，便被释放。解放后他把这经历向政府说了，上级说，那是具结悔过，属变节行为，弄来弄去，成了叛徒。被俘后挨日寇的打，这是为了求解放；解放后挨自己人的打，这是命里该着。

我心里一哆嗦，忙问，为什么摁那指印？

老人说，大伙都摁，你不摁，那就暴露身份了。我怕受不了刑，那批武器落到日本人手，还不是用来杀咱抗联？

其实那张纸究竟是干什么的，老人至今也弄不明白，只想着早早放出去，明春东山再起，谁知杨司令已经牺牲，队伍拉不起来……

他娘的不知哪个头脑发热的东西，笔头子一戳，害了老人一生！

既然没有知道这段历史，你为什么要自己说出去？我十分为他惋惜。

混浊的眼泪极缓慢地从他糜烂的眼角溢出，同志，我在日本人那里撒谎，那不算丢人，怎么向政府还要撒谎吗，我是党员。

党个屁。村长悄悄和我说，什么证明都没有，再说快五十年没过组织生活了，谁承认！

我心里一又哆嗦。

饭后，我问他，大爷，要我帮您什么，说吧。

我想党。这么些年，党不要我，我根本就没有出卖党，怎么是叛徒？咽气之前，要是能承认我在过党，不是叛徒，同志，你就是我的爹娘啦。

老人“扑”地给我下了跪！

我搀他起来，问他要不要待遇。

他说，土埋到脖颈的人，要什么？能吃上苞米粥大饼子，我感谢新社会。

我咬牙切齿，一定满足老人这点要求。

我给老人以无限希望，老人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抗联内幕，令我喜得发狂。

返回市里，越想越替老人惋惜，知情人说，当年他好小伙子来着，否则靖宇将军怎能选他到警卫连；可是摊上那一回事，便不成人啦，娶不上媳妇，胡乱寻了个半吊子女人，缺心眼不说，还有疥尿炕病，之后连个后人也没留下，如今孤身一个，赖到他妹子家里，受尽了歧视……

这个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士，别说什么功劳了，现在的人让他体验几天那种生活，也受不了，怎么能这样对待他！我找到民政局长，我俩是朋友。

他要补助？

民政局长警惕起来。

我把老人的要求说了。

局长大笑，操，老东西有病。恁大岁数，等着死得了，要党票干什么用？说他是不是叛徒，又能咋的？再者，说是没要求，穷山恶水出刁民哪，你一平反，事就来啦，谁纠缠得起？你老伙计真多事，撑的。

我一介书生，没心没肺，想不到堂堂民政局长、县团级干部，竟这么个水平！我去宣传部、组织部、甚至统战部，结果出乎意料，不是往外推，便是笑我无聊！

无计可施，这事我只好先放一放，待有机会了往上面反映反映，不信没说理的地方。

可转过年，老人的外甥突然找上门来，告诉我老人不行了，却迟迟不咽气，说想我，并且不许准备后事。

我的天！我立即赶到老人面前。

老人已挺了三日，昏过几次。见到我，竟回光反照，坐了起来，同志，我那事……

大爷，批了！您不是叛徒，您是中共党员，过几天市里要送证明来呢。不知哪的力量，我急中生智就当他撒了弥天大谎。

我是，党员？我不是，叛徒？

我十分认真地点头。老人使劲抓我的手。

老人只留我自己在屋里。他指着一只布满灰尘的棺材说，不用了，火化，交、党费。

顺着他的示意，我挪去棺盖上的杂物，打开棺材，妈呀，有一堆钱，多少年积攒的，有拖拉机毛票，有天安门一元的……差不多五百！

我跪在含笑逝去的老人面前。原谅我刚才的谎言吧，大爷，您最恨撒谎，我却让你为一个谎言而满足地死去，还有，这党费，让我到哪里交去呀……

豆腐事件

狗屁天变得丁点规律没有，回家时哪这么冷来着。从6楼下到1楼走出门洞，我忍不住打了几个哆嗦。

楼角前瑟缩着一个卖豆腐的老头儿，胡子挺长，胡稍稍挂了霜，见我来，可怜兮兮地：大妹子，买两块豆腐？一句话把我打动，要买1块来着，却掏出2元钱：“来两块”。

老人实在太老啦，让我念起远在更北方的爹，他抖抖索索地将两方豆腐装入最简易的那种塑料袋，递给我，再忙着找钱，差6角。

天暗，人冷，老头儿掏出張5角票念叨说，1毛，又掏，又掏，掏了8角，道：“4毛了，先给你。”

仁慈之心一下子迷惑了我，也许我更想到了北方的老父。我说，“慢慢找吧，我豆腐也放这，回来一并拿。”本来还要去买瓶酒的，我扔下这句话就去了卖店。

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，返回之后，老头儿踪影皆无。一瞬间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浑我蠢我活该，这年头越装成朴实的人越具有欺骗性，电视广播报纸没闲着告诫凭什么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！

跑回家一头栽在床上，死的心都有。世界完了。人类完了。丈夫女儿劝吃劝喝全不顶用，我要迷迷糊糊睡个够，然后，我他妈见一个坑一个，非把整个地球上的人坑尽了不可！

天也随人恼！大雪3日。待我病好再度走出家门，已是雪塑冰雕的世界，所有上班的人如同冲刺，全变得异常积极！

楼角前我一家伙定在雪地上：迎面而遇的正是害我大病3日的老冤家！他没推豆腐车，戴狗皮帽子，着破棉袍，抄着手。见我猛地站住，他竟如抓到凶手的警察般，抖掉大片雪屑，拉住我：“大妹子，哪去了你？”紧接着，从怀里掏出六角钱，又弯腰从雪上提起一袋豆腐：“都冻了。有人就希罕吃冻的，你若是不爱要，我找你钱。——这几天哪去了你？”

呵。老人那天候我片刻，忽然家人来寻，儿子酒醉被人刺伤，匆匆离去次日便来这儿专在楼角处候我，偏我不出来，人老了，又疑自己忘了地方，在附近三四个楼角逡巡，至今已是第3日……

什么也不敢说。我无法接过豆腐，又怎忍推掉它们。

我更念起远在更北方的老父。

蛇杀

从来没有人看见蔡独眼洗过脸，那张脸上灰一层碱一层疙巴老厚老厚，便板得肌肉懒得动弹，蔡独眼也就从未笑过。这老跑腿子连自个儿属什么的也含糊糊糊，人们就无法看出他确实年龄，说他 36 岁中，说他 63 岁也中。

靠打点山兽栽点大烟种点平板子地，蔡独眼便活了下来，在滚兔子岭对面阴坡，盖了间小草屋。墙是老烂泥垒的，屋盖是苞米秸子苫的，一秋苫上一层，也不定有多厚，重了，屋里竖着叉着顶上不少柱子，蔡独眼说，这样暖和。

跑腿子独个儿拱冷被筒，没个热乎屋子还中？

这年初春，一天，蔡独眼的炕洞子不好烧，烟倒得凶。他的烟囱就地砌在屋后，灶烟通过炕洞子，再由这里冒向青天。屋里生烟呛嗓子，令懒汉蔡独眼实在受不住，就找铁锹扒炕。炕里没找出病根，就又扒烟囱，蔡独眼扒得性起，房子也敢刨了。

蔡独眼把烟囱扒倒后，疏通了堵炕洞眼的冰凌子和烂泥，他想，趁机会将烟囱好好弄一下吧，六七年没动了。他又往下挖 3 尺多深，这时，眼前的情况令他目瞪口呆。

烟囱底下卧着几十条蛇，冬眠似醒未醒，蠕蠕地刚能动弹，划拉划拉，一抬筐装不下。蔡独眼脑瓜皮麻了一阵，叹口气道：“本想把你们一锅端了，够我老蔡喝半个月鲜汤，可你们这样子，我又下不了手。”说着，又照原样埋上。

蔡独眼想，我丑蛇也丑，它不嫌我，来跟我搭伴，也是缘份哩，我怎好反嫌人家？

后来春暖花开，蔡独眼房前屋后便有大蛇小蛇游着爬着，蔡独眼高兴了，便蹲下跟蛇说会儿话。夜里睡觉，被窝里脚底下就爬进不少蛇来，有时蔡独眼翻身压着哪条，三挣扎两挣扎爬出来仍赖在被里不走，从没咬过老蔡。

老蔡就破天荒地自个儿笑笑：“小东西通人性气呢。”他因为有了蛇，夏天便快活而充实，冬天便孤寂而空虚。

蔡独眼养了几十只鸡，狐狸黄皮子都躲得远远地，山个来人都眼红：“这独眼，交上蛇缘，蛇是你小舅子！”

又一年初夏，日本人来到蔡独眼小房前，院子里站了不少鬼子兵和满洲兵。顶大的那个太君捂着鼻子，大骂蔡独眼：“单门独户在滚兔子岭这儿什么的干活？快快大堡子的滚去！”蔡独眼说：“我一个人没亲没故，就是嫌闹腾才在这儿图清静，人又到了该死的年龄了，搬什么家？”

太君大怒，抬手抽了蔡独眼一撇子：“巴格，你一个人种大大的土地，粮食的抗联的干活！”手一挥，早有日本兵把蔡瞎子的草房点着，霎时烈焰冲天！

“我操你小日本妈！”蔡独眼抱住大太君咬了一口，却被日本兵揪住摁倒，大太君吩咐，把他那只管用的眼珠子抠出来！

蔡瞎子没了眼，扎煞着手到处挠人，日本兵笑得前仰后合。这时，只听一声喝，蔡瞎子跳进了大火里。

蔡瞎子养的鸡狗鹅鸭也让鬼子抢掠一空。

日本人把方圆百里的中国老百姓驱赶到一起，变成个好大屯子，圈起来。屯前一片开阔地，造一炮楼，派兵日夜守护，凡有人影出现者，一顿枪成蜂窝状，这地方借地形遂成固若金汤之势。

抗联要拔除这棵钉子，但敌人火力太凶，冲突几次，伤亡惨重，却奈何那炮楼不得。

这一仗从入夜直打到拂晓，抗联退入林中以图夜间再求一逞。但近日中时，猛听炮楼内传出惨叫声，亦有朝天鸣枪者，抗联指挥大喜，知道日本人必是闹内讧了，才自相残杀起来。许久，没了声响，便传令迂回包抄过去，却俱他火力，迟疑着不敢贸然前进，又许久，诱以火力，连屯中的百姓都惊动了，炮楼内仍无声息，后索性派人去屯子里，由百姓编一理由向皇军禀告什么事，喊话，也无人答应，壮着胆进去，见鬼子个个紫脸凸睛，死得横七竖

八，地下亦有死蛇数十段，才知是人蛇大战的结局。

抗联进屯，尽得日军器械、粮草，又把炮楼炸平，凯旋而归。

此后，长白山下有一小村，至今家家敬蛇，村北有蛇神庙，岁岁供奉。老辈人都记得群蛇杀鬼子替蔡独眼报仇的事。

有一年，这个村的蛇咬死一个外地人，经细查，此人日伪时当过汉奸，谁也不知蛇是怎么辨出来的。